



月光城 散文

杏花奶

冯渊

候,有这样一双花鞋就好了。”

杏花奶像往日串门一样,只是这次祖母不能说话招呼她。她坐了一会,手里攥着花鞋,说些轻松的闲话,家里的气氛活泛了一点。老姊妹离世,在杏花奶看来,不是什么伤心事,平静地离去,那就是福气。

杏花奶告辞时拉住了两个哀哀哭泣的姑姑,“望乡台上望一望,望见亲人泪淋淋。娘都听到了,看到了。你们不要再哭了,哭多了,亡魂走不脱的。”

两个姑姑闻言,慢慢止住了哭声。

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杏花奶。

杏花奶曾被划为富农,很多年前,她是村子里极少的富人,但从我记事起,并未发现她比其他人多一点财富。

富农是要受到惩罚的,不过,村子里没有怎么为难她,只是让她清早到大队部去打扫卫生,然后在路口罚站一会。

杏花奶,那时应该是杏花嫂、杏花婶,并不觉得这是不好的事,每天大清早听到广播响就起床去大队部扫地。她动作麻利,十几分钟就扫干净了院子。然后站在路口,看过过往的行人。

有人牵一头牛下地,这头牛的鼻子缺了,是一头脾气特别犟的牯牛。

有人用猪笼扛了两只小秧猪,一只黑白花,一只全黑。它们是一个猪娘生的,未必是一个猪爹。

四个人抬着黑漆棺材悄无声息地走过去。这不是新故的人,是从后方搬到江边沙洲上驻洲的人,那里田多,在那里种了一辈子地,死了,要抬回老家山上安葬。洲上水大,水淹房子可以重盖,坟地和棺材不能淹的。

杏花奶记着早上的见闻,加上想象,可以跟一起插田拔草的乡人讲一上午。

那时的新闻节目播放之前,常有一段音乐,“来米索索——米索米多来,拉米拉米——来米来拉多”,杏花奶听成“拉犁拉犁——”。她想,是哦,不管什么世道,牛都要拉犁的。

有一天,家门口喇叭坏了,她还一样早起,赶往大队部,路上遇到熟人,大声打招呼:“今天不‘拉犁’,我也要

去扫地。”

小时候,我天天都能见到杏花奶。村子里的奶奶对孙辈都很客气,杏花奶也客气,但她说话声气重。有一年端午,她家门口来了说书的,说书师傅带着个徒弟,徒弟年龄与我相仿。我和众人围着看,

眼神有一点挑衅,一点不屑。心里想,你看过什么书,能说什么书呢?

小徒弟鼓槌一敲,放声唱起来。声音洪亮高亢,穿云裂帛,吓了我一大跳。杏花奶说,“永伢,这个你不会吧?”

这个我真不会。但是我会的东西他也不会呀。我没跟杏花奶争辩,听了两句就溜了。我对说书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,但杏花奶干嘛非得说我不会呢?她看出了我眼光里的不服气?

从老榆树叶子里筛下的阳光,让人感到初夏的燥热。阳光打在我刚换的新衬衫上,像有几只蚂蚁爬过去。

村子里的奶奶都夸我聪明,说话都是温软的。只有杏花奶不,她根据自己的喜好说话,她似乎没有发现我比别的孩子更聪明。

堆草垛时,我正好从她身边过,她让我递一捆草给她,我怎么着也抓不好,这头抓,那头掉,一着急,一捆草在怀里全散了。杏花奶说,“永伢真没用。”

杏花奶样样都会,她家盖猪圈,用白色细尼龙绳子测量猪圈四角,她让我帮她牵绳子,我自作主张,拉错了方向,还将自己绊倒了。杏花奶说:“永伢念书都念到脚肚子了。”

纺好的线在织布前,要牵机和整经,牵机是将纺好的线从锭架上牵引、编整在一起;整经是将牵好的线梳理均匀,缠绕在机轴上,准备织布。这些工序都要选晴好的天气,在村中找一块几十米的空地,摆开工具,缠线绕线,下手须果断麻利,松紧合度。这是很有趣的事,我就站在旁边看。杏花奶说,“你一个男伢,看这个干嘛?你长大了又不织布。你们家也不穿老布,你爸是卖洋布的。”

我爸在供销社工作,他有时卖肥皂火柴煤油,这都是村子里最紧缺的商品,有时也在花纱柜组,就是杏花奶说的卖洋布。在严格使用票证销售的年代里,父亲没有给村子里人带来什么便利,杏花奶话里有话,那时我还听不懂。

有一段时间,我在家里写作业,一抬头透过东边的窗户就能看到杏花奶端着托盘,弓着腰、急匆匆走过去

的样子。

她的檀姓儿子,想娶村子里冯姓姑娘。只要是节日,无论元宵节、上巳日,还是端午节、中秋节,只要是和节日沾点边的日子,她

都要做好一堆菜肴,清蒸鱼,肉蒸面,肉圆子,红烧肉,红烧黄鳝,每回都是大菜,飘散着香气,她弓着腰,一路小跑,从村西头,用托盘端到村东头,地上一群鸡、几只狗,跟着她的脚步,也在奔跑。

她嘴里高声大气地喊道:桂枝,我给你做好菜了,菜都是热腾腾的,你赶紧吃。

桂枝是我的远房姑姑。托她的福,我有整整一年,在缺油少盐的时光里,都能闻到浓郁的鱼肉香味。

过了一年,桂枝姑姑嫁过去了。我坐在窗前往外看,两棵苦楝树,枝繁叶茂。杏花奶有时也碎步走过来,但再也不手捧托盘了。有时她走过去,紫色的楝花快要落在她的发髻上,结果她猛一跨步,那朵花就凌空飘落,落到地上的尘埃里去了。杏花奶总是那么忙碌,根本不会关心一朵花要落在头上。

好多年以后,我在南京上班。春节回家,桂枝姑姑到我家来闲坐。她跟我说,儿子在南京打工。在什么庙旁边。我想了很久,以为是鸡鸣寺、栖霞寺或者毗卢寺,她说,“你讲的这些我都不知道,就是三个字,什么庙。”母亲从一旁问,是不是夫子庙?“对对对,就是夫子庙。”

我记得的桂枝姑姑,每天清晨将一面玻璃镜挂在两棵苦楝树中间的树杈上,站在镜子前梳她那根又黑又长的辫子。镜子是粉红色的塑料边框。

现在她来,是为她儿子说媳妇的事。她儿子相中了我大姑的孙女,央我父母从中说合。她对什么庙的话题并不感兴趣。我就坐在一旁,听母亲跟她闲话。

末了,她起身要离去时,我问,“杏花奶还好吧?”“你这伢,今年春上她就走了呀。”

